

科幻世界

SCIENCE FICTION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5712/24

I14
60
2:2

目 录

《科幻世界》第二集

中国科幻作品选

- 值得庆幸的错误……………魏雅华 (1) ✓
白血姑娘……………刘建中 (30)
堕落情网……………刘肇贵 (42)
冰山碟影……………费金深 (61)
青龙洞奇案……………邹本智、张士立 (71)
方教授的鬼魂……………乔清昶 (93)
深海疑案……………刘若枫 (102)
西施……………章 杰 (132) ✓

科学幻想广播剧

- 绿色克隆马……………徐 宏 (139)

世界科幻名著连载

- 弗兰肯斯泰因……………[英] 玛丽·雪莱著, 穗芳译 (160)

科幻作家介绍

- 美英现代科幻小说作家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[日] 福岛正实著, 孟庆枢、王连安译 (189)

补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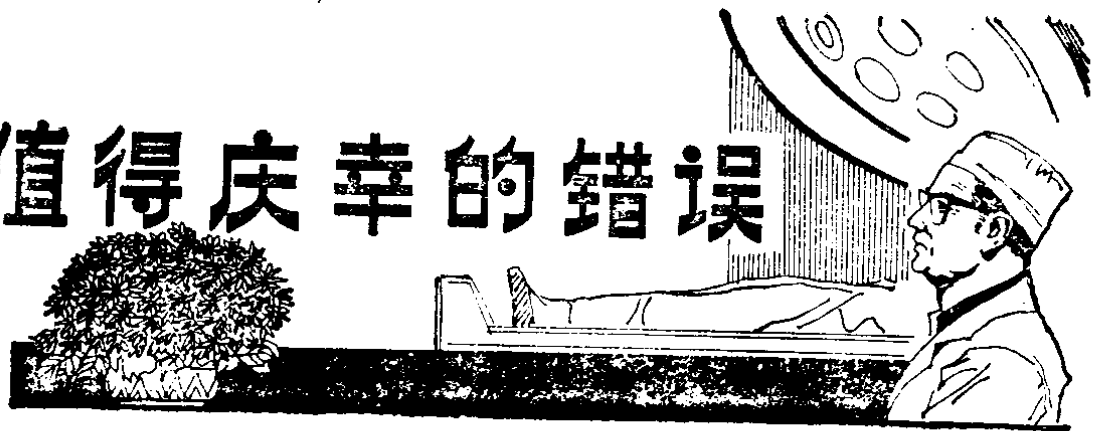
- World S F 组织简介……………吴定柏 (207)

- 编后记……………王 扶、黄 伊 (209)



A 912339

值得庆幸的错误



魏 雅 华

本文献给千千万万被癌症所折磨的患者，献给千百万同癌症英勇作战的白衣战士！

一、一封信引起的风波

不久以前，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，信中写道：
编辑先生：

家父于三十年代曾赴法兰西、英吉利、意大利诸国研习自然科学，后定居于美利坚合众国，遂入其籍焉。一九七六年患肺癌，曾就医于纽约、伦敦、波恩等地各著名癌症研究中心，终未奏效。未几，癌毒至脑部，致全身瘫痪，仅余一息。其所望无它，只求身归祖国，落叶归根，死而无憾矣。归国后，政府关怀备至，并委派市立第五人民医院院长陈彬大夫为之治病。公精于医术，举凡疑难病症，经其医治，无不妙手回春。诚华佗再世，真扁鹊重临。家父顽疾数载，陈院长仅用二月有余即控制病势发展，实体癌逐渐消退，咯血、便血、溺血等症状均不复存在，又三月，已能行走，霍然而愈矣……

写信人是李华文教授的儿子李丛。

这封感谢信，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医学界同行及许多癌症患者

强烈的关注,而且由于李华文教授在国外享有盛誉,这封信也被许多国外大报作为重要新闻而竞相转载。但是,与写信者的愿望相反,它虽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,但也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,几乎把我推到了绝境。

我就是陈彬大夫。

二、我该怎么下台?

这封读者来信发表以后,门诊病人激增,而且百分之九十是我的病人,患者还非我不肯就诊。我被迫通知挂号处限额挂号,结果情况更糟,病人家属通宵排队等号,等不上号的在前院吵闹,秩序更加难以维持。

这还不算,平均每天我要收到近百封信件,信件多是来求诊的,还有不少是索取有关李华文教授的治疗报告。最糟糕的是其中还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、芝加哥癌症研究所、麻省理工学院、纽约癌症研究中心、英国休斯顿肿瘤学院、普兰福·R·里斯本医学学会等八个国家四十多个单位的来函来电,甚至还有请我前去讲学、参加年会、做学术报告的请柬,简直使我心惊肉跳!

我还发现,几乎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发生了变化。无论在门诊部还是病房,病人一看到我,那双痛苦而绝望的眼睛就会发出罕见的光彩。他们的亲属更是牢牢地盯住我,研究我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手势或动作,他们都把我当成了上帝和救星。其实……

老实说,连我也不清楚,李华文教授身上的奇迹当时是怎么发生的。

问题有多么严重!我像是一个手里没有剧本的导演,剧场里座无虚席,演员都已登台,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,可是谁也不知道戏该怎么演。

先不说我该怎么下台吧,就在这当口,又出了另外一件事。

我被狠狠地“将”了一“军”!

三、外孙女小甜

晚上，我的小孙子——我们叫他小 β （贝塔），因为他是个肉乎乎的小胖子，站在那儿活象希腊字母 β ——正缠得我无法可想，忽然有人敲门，他欢叫着：“妈妈回来了！”跑去开门，可是领进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姑娘。

姑娘悄悄地站在门外的走廊上，我诧异地望着她，觉得似曾相识。姑娘长着一双美丽的、睫毛很长的眼睛，小巧而丰润的嘴唇，翘鼻子，尖下巴，微蹙的眉毛，左边的面颊上还有一个笑窝，总之，一张娃娃脸。在哪儿见过呢？这样陌生而又熟悉？……她的一双眼睛在扫视我，似乎也在辨认……

我开口了：“你找谁？”

这时我注意到她的脸色是那样苍白，眼圈儿是青的。

她开口说话了，声音有些嘶哑：“是妈妈叫我来的。”

答非所问。

“你妈妈是谁？”我笑了，尽可能温和地问。姑娘很怕羞，象是没出过门儿一样，话说得那样没头没脑：

“您是陈彬院长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

她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妈妈是佳佳。”

佳佳！我的女儿！

我冲动地迎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把她拉进屋来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小甜？！”

姑娘笑了，那对笑窝那样甜美，难怪佳佳给她起了一个蜂蜜一样的名字。她羞涩地叫了一声：“外公！”

我大声地叫喊了：“静，快来看，小甜来了！”

老伴儿从厨房里跑了出来，我听到走廊上“哐”地一声，准是小β的小水桶被踢翻了。我看到她马上出现在房门口，鞋上湿了一片。

小甜叫了一声：“外婆！”

李静一把抱住小甜，好端详了一阵子：“呀！你怎么也不先来封信，你妈也不跟你一块儿来，真放心！……长这么大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呢！”

老伴儿抹起眼泪来，小甜的眼里也滚出几滴泪珠……

小甜二十多岁了，可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外公和外婆。为什么呢？这得从佳佳——她的妈妈说起。

那是1935年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时候，红军撤离江西，我和李静忍痛把才五个月的佳佳寄放在一位老乡的家里。老乡叫赵春山，三十五岁，无儿无女。从那以后，十四、五年没有了音讯。直到全国解放以后，我和妻子才又回到江西寻找佳佳，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十五岁了。赵春山的妻子不能生育，一直没有儿女。赵春山夫妇把她视如己出，爱如珍宝。我和李静的到来，使五十岁的赵春山又高兴又痛苦。我怎么也不能忘记在赵春山家里的那些情景。

有一天，我和李静去赵家，还没有进门就听到了全家人的哭声……难道说，为了我一家的骨肉团聚，却迫使另一个家庭骨肉离散？

我们和赵春山家不告而辞了。走后，我给他寄去了三百元钱。

三个月后，佳佳来看望我和李静，在家里住了两个月，我们又把她送回江西。1955年佳佳结婚，我们夫妻去江西一次，从那以

后,再没见过面。

现在,小甜来了!

这简直又是一个佳佳!那文静、温柔、羞怯、宽厚的性格,那袅婷婷的纤细身材,一颦、一笑,尤其是那说话的声音……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。

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可爱的、甜美的姑娘竟然遭受着巨大的悲痛和不幸呢?

先不说她吧!

四、生命之谜

李华文教授的家。

门是虚掩着的,我推开门进去。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,庭院当中是花坛。一架繁茂的葡萄,葡萄架下长着月季、箭兰和万年青,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浓淡相映的“十姊妹”。

“陈爷爷!”第一个发现我的是李华文教授的小孙女儿。随着这声欢叫,一阵竹门帘的响声,从正厅的书房走出了李华文教授。

葡萄架下放了两把藤椅,一张小圆桌,我们攀谈起来。李华文招待我的,照例是掺了白兰地的咖啡,而他自己则总是一杯茉莉花茶。

我仔细地打量着他,一头稀疏的银发白得透亮,象玻璃丝一样。他虽然早已秃顶,脸上布满了蛛网一样的皱纹,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,犀利而深刻,闪动着智慧的光芒。我很喜欢研究他脸上纵横走向排列有致的皱纹,那是知识的丘壑、才华的峰峦。鼻子有点儿鹰钩,嘴唇薄而有棱角,短而整洁的胡髭贴着上唇向两翼展开,与络腮胡子相连。总之,他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。

我欣慰地注意到,他脸上的皮肤正在透出隐隐的血色,这使我回忆起半年前他脸上那使我忧虑不安的青灰色,眼里那可怕的血肚白……仿佛是风雨里的一盏油灯。

我提议和他“杀”一盘,李华文大为高兴。他的老伴儿从屋里

拿出了那副象牙雕刻的异常精致的象棋，我们两个老头立刻交起锋来了。

李华文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，获得博士学位，是世界知名的学者。虽然在国外度过了大半生，但他仍然是标准的华人，一口普通话，穿藏青制服，圆口布鞋，喝中国香茶，佩带老式怀表，用一支又粗又大的派克金笔。

表面上看，我是在和他下棋，实际上我是在进行脑功能检查。我要知道他的脑神经细胞活动情况。我玩弄了一个小小的诡计：趁他喝茶的当口，偷偷地从我自己的棋子里去掉一枚“卒”。他放下茶杯，正准备进车捉我的绊腿马，拿起的棋子又放下了，眉头皱在一起……他苦苦思索了好一会儿，从金丝眼镜后面抬起眼皮，疑惑地问：“奇怪，这棋势怎么不对了呢？”

本来，这盘棋开局不久，双方旗鼓相当，实力都还很雄厚，满盘皆棋，少了一个卒，并不容易被发觉。但是，棋势却发生了变化。我的眼睛亮了，李华文教授的记忆力、思维能力正在迅速恢复。我笑了，我把棋盘一推，告诉他不能下得太久，防止脑子过度疲劳，然后就问起他的饮食起居。

他回国后，很喜欢吃本地的清真食品，每天清晨一支蜂王浆，一碗杏仁牛油油茶；中午一杯牛奶两个鸡蛋，几片夹心饼干，几个苹果、柑桔或香蕉；晚上吃鱼片粥、蛋糕、果冻酥或者一碗鸡丝馄饨，胃口还好。药已经停服了。他在练太极拳、八段锦、太极剑，最近又在学七禽戏，说着，还表演了一段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兴奋地唱着黄梅戏。有什么能比一个医生看到自己的患者起死回生更感到高兴呢？

可是一回到家，我马上掉到冰窖里去了。

五、灾 难

一进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，不是象平常一样，小 β 欢叫着扑上来揪我的胡子，搜爷爷的口袋。走廊里没有人。我推开右边的小

屋，发现小β已经睡着了。里间的单人钢丝床上，小甜脸朝里躺着。李静坐在她的床沿上，把脸埋在手掌里。

出了什么事？

听到门响，李静抬起头来看我，她的眼睛象是才哭过。她站了起来，随我走出小屋。这时，小甜忽然转过身来叫了一声：“外婆！”

这孩子太单纯了，那双眼睛仿佛是清澈透亮的湖水，什么也藏不住。那眼神仿佛在哀求，而又饱含着痛苦和幽怨。……

李静看了她一眼，把门带上了。

坐在写字台前，我问老伴儿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李静说：“下午我在厨房做饭，听到‘咕通’一声，我跑过来一看，小甜晕倒在地上啦。我把她抱到床上，半天她才苏醒过来……”

“这孩子有病？”

李静痛苦地说：“乳腺癌！”

我的头上象挨了一棒，眼前一阵发黑：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已经确诊了：癌！乳腺癌。”

“有病历吗？”

“有，她带来了。”

在灯下，我翻阅了小甜带来的病历，X光片上清清楚楚的葡萄状癌肿，一串一串地分布在乳房组织的内上方和中心部，最严重的是肿瘤与正常组织结合部边缘模糊不清。在另一份化验单上我又看到了乳头溢液检查报告，涂片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已经查到了癌细胞。

问题是这样严重！

“怎么办？还有希望吗？”李静忧心如焚地问。

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走了几步：“要切除！”

“怎么切除法？”

“医学上叫做‘乳腺癌根治术’。要切除整个乳房、胸大肌、胸

小肌以及腋窝的脂肪和淋巴组织。如果癌生长在乳腺内侧，还要切除胸骨旁胸廓内淋巴结，甚至取掉有可能波及的肋骨。”

李静恐怖地抱住了头。是的，对于这样一个美好的姑娘这该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刑罚！简直是把一个人给毁了……

“不切除就不行吗？”

我冷静地回答：“这是传统的治疗方案。乳腺癌是一种凶险的癌症，而且转移扩散很快，稍有迟疑就可能沿着血管和淋巴转移到全身各器官去，手术必须尽快进行，越早根治，把握越大。这是目前唯一可靠的方案。”

“可她是个孩子，是个姑娘呵！”李静痛哭起来了。

走廊上“光当”了一声，我拉开门出去看，没有人。小甜的房门虚掩着，我轻轻地推开，她正面朝里躺在床上。

我没有马上回房间，朝院子里走去。

深秋了，地上铺着一层枯黄的落叶，露水很重。象是桂花开了，香气袭人。月色很亮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现在在我面前的，是我的亲外孙女儿，一个含苞待放的姑娘。可她的青春，她的美丽，她的健康将由我亲手摧毁，这将给她的未来，她的爱情、工作、生活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！……该给姑娘的心灵带来多么深的痛苦！

我反复考虑和对比各种手术，物理、化学治疗手段、治疗方案，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够象切除手术这样可靠地保证她的生命。如果由于我的心软而导致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，形成燎原之势，后果将会更加不可收拾……

看来，只有这条路——不走也得走！

六、事出意外

第二天，我刚上班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有人坐在屋里等我。这是李华文教授的儿子李丛。他交给我一份电报：

李华文先生：

您在我店邮购的牛骨髓杏仁油茶炒面请立刻封存禁

止食用。我店立即派人前来查处。

西安市回民食品店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丛说：“昨天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询问了一下，他们说发现他们所采购的杏仁中有一包是苦杏仁，是发货单位发错了货……”

“苦杏仁！”我大为震惊，愤慨地叫喊起来。“苦杏仁有毒，是要吃死人的！”

“是呵。”

“请你马上把剩下的炒面送来。”

“我已经带来了。”

我立刻检查了炒面，果然，是苦杏仁！

“这简直是犯罪！”我气愤地说。“你们一共买了几包？”

“买了十斤。”

“李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每天吃多少？现在还剩多少？”

“从六月份开始吃，断断续续地吃了三个多月，每次一调羹半，现在就剩这小半袋了。”

我感到问题严重。必须马上认真地查一查这种有毒物质的后果。

可是，这件事尚未处理，又发生了另一件事，妻子打来电话说：小甜出走了！

七、答 复

我和妻子马上乘车风驰电掣般地向车站追去。这时，我已经意识到昨天我和妻子的谈话被小甜听到了。那个可怕的治疗方案是她出走的直接原因。

跳下车，列车正在鸣笛进站。我和李静沿着站台寻找我们的小甜。

她在那儿！

小甜正提着手提包准备上车，我和妻子跑了过去。李静叫了一声：“小甜！”

我清楚地看见她转过头来，全身抖了一下，手提包掉在地上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不知什么东西打碎了……

李静紧紧地抱住孩子，两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。我捡起手提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一个打碎的药瓶里，装着大半瓶冬眠灵。这是我的东西。我仿佛看到这姑娘那颗痛苦、绝望的心。我的心也象那药瓶一样碎了……我明白，这就是她对“乳腺癌根治术”的答复！

八、不速之客

这些天来我的心绪非常恶劣，五天时间里我的患者中死去了两位，都是死于肺癌。就病情来说，他们的病情要比李华文教授轻得多，而且作为主治大夫我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，仍然未能抢救过来。

然而最难解的问题还是，至今我未能弄清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作用，从而挽救了李教授的生命。我仔细地回忆着我采取的所有治疗措施，一遍又一遍地复查翻阅病历记录，结果都是徒然。

小甜的病情在医院进行了会诊，经过两天的讨论，唯一可行的方案仍然是切除，而且必须马上进行，因为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。但是在做这样的手术之前，必须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，必须请患者的母亲、也就是佳佳在手术申请上签字。

我正准备打电报给佳佳，谁知这时候有一个人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入夜，我感到很闷，打开门走上阳台。阳台上的几盆菊花正盛开着，月光下越发显得秀美。我倚着阳台，向楼下望去，却看到一个青年的身影在楼下踟躇。他一会儿走上台阶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会儿走下去，却又不肯离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找谁？他是谁？

我是一个苦恼的人，看来，他也是一个苦恼的人。我注视着他，我看到他终于鼓足勇气，在门上轻轻地叩了两下。

我立刻奔下楼去，打开了房门。

这是一个清瘦白皙的青年，他神态很慌乱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您……您是陈院长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温和地说。“你找我？请进屋来吧。”

他很拘束地跟我走进书房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。为了使他自在一些，我没有询问什么，先给他倒上一杯茶，然后，我坐了下来，从容不迫地打量他。

小伙子十分文雅，长着一头又浓又厚的美发，白净的皮肤，线条清晰的轮廓，两条黑而细长的眉毛总是蹙着，总象是在沉思。看来是一个知识分子。

此刻，他由于急迫和难为情而不知说什么好。我递给他一支烟，他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谢谢，我不会。”他脸涨得通红，解释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认识小甜。我是……我是……来看望她的。”

我正准备起身去告诉小甜，他却慌慌张张地拦住我：“别……别……您别叫她。……她不知道……我来。她知道了，是……是要生气的。您知……知道，她……她是不能生气的。”

我奇怪地打量这位客人，我在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看来，他也猜到了我的想法，就开始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张磐，在江西省美协工作。”

张磐？好熟悉的名字！美协？他是位画家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挂在这书房里的那幅我在北京荣宝斋购买的水印木刻中国画《晨曦》，作者不就是张磐么？

“你叫张磐？”我站起身来，走到那幅画面前问他：“这是你的作品吗？”

他的脸更红了，局促不安地、难为情地说：“是的，陈院长，那还是我在美院的习作……画得不好，……您别见笑。……您最好……最好把它取下来，换一幅……别的。我也许以后，以后会画得好一点儿。”

张磐的名字在我的心目中是位天才，我喜欢他的画中那种交

响乐般的抒情气氛和浪漫色彩；喜欢他那深情、委婉、清新、明快的笔触；喜欢他那独出心裁、别具匠心的构图；喜欢他那酣饱欲滴、郁郁葱葱的笔墨。在他的笔下，南国的山光水色常常唤起我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。所以，我一直非常注意这位画家的作品。我想象中的他应当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师，而绝不应当是我面前这个象小姑娘一样怕羞的青年，我不由得喜欢他了。

“你怎么会认识我们小甜的？”

“陈爷爷。”他不称呼我“院长”了，神态也自然了一点儿，不那么口吃了。“我们是邻居，从小手拉手长大的。我比她大五岁，上学我带着她去，放学领着她回来，好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妹。后来，我上了美术学院，她中学毕业以后到了工艺美术厂雕象牙……她小的时候，成天……成天都在我家，半年前，她突然不来了……再也不……不来了。奇怪的是，我……我去找她，她也不理我了。后来……后来我才知道她有病，而且是那样可怕的病。”

“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？”

“我猜到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儿离江西一千多里哪。”

“一万里我也要找。”他的眼圈儿红了。“我到这儿都三天了，天天围着房子转，想看她一眼，就是不敢进来，怕她生气。”

怎么办呢？

我决心把一切告诉这位如此爱她的青年：“小甜下个星期就要动手术，切掉整个乳房，包括胸大肌、胸小肌、腋窝脂肪和淋巴组织，如果打开后发现情况严重，切除面可能还要扩大，包括肋骨甚至锁骨以下的全部肌肉……”

我清楚地看到，这残酷的现实对于画家的打击是多么沉重。他站了起来，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，走到窗前，强咽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，使劲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想要使自己镇定下来。……半天，他转过身来，对我说：“陈爷爷，请您告诉小甜，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……”他的声音低弱得几乎听不见，“……爱她。我现在更没有权力离……离开她。这不是……不是怜悯，是爱。是世界

上最崇高、最圣洁的爱。陈爷爷！”他那双泪花晶莹的眼睛是那样真诚而坦白。“请您告诉小甜，我要永远跟她在一起，她赶不走我，我也……也知道，她……不能没有我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从医学的角度，我得告诉你，她的手术情况就是在良好的情况下，术后也不能结婚，不能生育，能够保存她的生命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。”

他急切地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为了她的病，中外关于乳腺癌的资料我几乎都读遍了。我情愿象兄妹一样地和她一起生活，只要能和她……和她在一起，我……我也就满足了。”

我默默地听着他热情的倾诉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他抬起头来，似乎在回忆：“我……我爱家乡的一山一水，爱家乡的一草一木，草木皆有情。每……每年暑假……我都带着小甜出外去写生，她画工笔花草，我……我画写意山水。我画红艳艳的、粗枝大叶的秋葵，她补一个玲珑精巧、栩栩如生的蝓蝓儿。我的画常常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，她巧夺天工的几笔，常常是点睛之笔，谁……谁能象她那样……那样对我的作品理……理解得入木三分呢？陈爷爷！”他热切地望着我，“请您转告她，我不能没有她。她赶不走我，我是她的影子。只要世界上……世界上还有太阳，就有我在她的身旁。我认定了，我至死不悔。”

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相信这个纯朴、真诚的青年，这铿锵坚定、掷地有声的誓言是从肺腑里掏出来的。

我应当让他们见一面。

我说：“你坐一下，我去厨房端一杯咖啡。”

我走出房间，推开小甜的门。小甜正躺在床上看书，我对她说：“张磐来了。”

我看到她象触电一样全身一抖，书掉在地上，用双手捂住脸，半天全身都在发抖，好一阵儿，她才镇定下来，对我说：“外公，叫他走，叫他走！……您告诉他，我不在这儿，我没来过这儿。……不，不，您就告诉他，说我已经死了，死了好几天了，都火化了！……世上已经没有这个人了！”

我看得出姑娘内心的冲动，也看得出她真爱他，爱得那么强烈，那么深沉。我想要劝告她：“小甜！……”

她神情痴呆地说：“天底下那么多好姑娘，他为什么偏偏要……不，我不能！这样会毁了他，毁了他的一切，他应该幸福。……外公，您要真疼我，就给我一瓶安眠药吧！……”

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这些天来一直被压抑着的感情，终于爆发出来了。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加残忍地在摧残这颗年轻的心，她失声痛哭着……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。突然，我身后的门响了一下，张磐呆呆地站在那里！

仿佛是两个人都没有预料到会这样见面，全呆住了，空气凝结了。

画家见到了他所最想见到的偏偏又是最怕见到的人，变得一句话也不会说了。他羞怯、激动、迷惑、慌乱……。小甜泪花晶莹地看着他，呼吸急促，脸色苍白。我清楚地看出她情绪的变化：最初的一瞬间，她带着恐惧，带着恳求，带着热爱，带着悲痛，望着他，仿佛想把他那惹人爱怜的形象永远摄进记忆的底片。但这只是一瞬间，意志薄弱的一瞬间，短暂得象一道闪电。很快，她又恢复了自制力。她把眼睛转向一边，不看画家，狠着心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这儿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”

不会说话的画家仿佛更加不会说话了。他红着脸，低着头，不敢看她一眼，负罪地、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，象是一个等待判决的被告。

我的心中对画家升起了一种由衷的爱怜，我拍拍画家的肩膀让他在沙发上坐下。小甜白了我一眼，埋怨地说：“外公！”

她转过身去，痛苦地说：“你走吧。”

半天，画家的嘴里才冲出了他的第一句话：“小甜！……”那声音是发抖的、含泪的、恳求的、悲痛的……我想，谁听了都会动心。

“你走吧！”那回答是坚定的。“这是我深思熟虑过的决定。磐哥，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来。就当没有我。”

我知道，姑娘的眼泪在往心里流。我想走开，也许这是当着第

三者时少女的矜持，让他们谈谈吧。

可是小甜拉住我：“外公，您别走。”她盯着画家：“你要是不走，我走。”说着，就要往外跑。

“我走，我走。”张磐慌慌张张地说。

我默默地把画家送到门口，紧紧地握着他那冰冷冰冷的手。我无法安慰他的痛苦，甚至不忍看他的那双眼睛。

他默默地走了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走过小甜的门口，我停下脚步听了听，她在屋里低声抽泣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到一个青年孤零零的身影，他远远地站在斜对树的树影下，守望着小甜的窗户。

“啪！”小甜关了灯。

我想，小甜一定看到了他。

现在，小甜窗户里的灯光熄灭了，小伙子眼里的灯光也熄灭了。我想，他们眼里只有我窗户里的灯光是唯一的光亮。这样的深夜，只要我不熄灯，他们的眼里就不会是一片漆黑，总还有光亮……

我回到写字台前，翻阅着那些浩如烟海的癌症卷宗，我觉得我象是处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之中，我的面前是一条狂翻乱涌的黄河，洪峰排山倒海地从上游倾倒下来，水位已经突破警戒线，堤岸危若垒卵，一场可怕的灾难随时都会发生！而就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下，上游又送来特大洪峰的警报！……空军在等待着我炸坝分洪的命令，机翼下面已经挂好了炸弹。

我如履薄冰，进退两难！

